

春花依然盛开

□迟子建

在我的故乡大兴安岭,庚子年的春节与以往的春节似乎没什么不同,含有福禄寿喜字样的春联,依然在门楣左右对称地做着千家万户的守护神;高悬的红灯笼仿佛是赴了多家酒宴,也依然在小城的半空,呈现着一张张红彤彤的笑脸;噼啪燃响的爆竹也依然给洁白的雪地撒上一层猩红的碎屑,仿佛岁月的梅花早早就绽放了。但今年的春节又与以往有所不同,拜年串亲戚的少了,聚餐聚会的少了,外出佩戴口罩的人多了,围聚在电视机前关注疫情动态的人多了。

是的,去年底爆发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像一条不断拉伸的毒蛇,已蔓延至全国。当太阳在蒙着霜雪的玻璃窗后冉冉升起时,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看疫情动态,看到雄鸡版图的深红色范围逐步扩大,警报声比一声急,我的心阵阵作痛。这期间一些读者和友人给我留言,说在重读我十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我写的是三百多年前由俄国西伯利亚传入哈尔滨的大鼠疫,清政府任命剑桥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总医官。伍连德亲临哈尔滨指导防疫,他在一个简陋的平房,做了中国医学史上首例尸体解剖,发现这是一种可以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肺鼠疫,在感染人数和死亡数字节节攀升的情况下,他果断上奏朝廷,要求控制铁路和公路交通,调动陆军封城,在哈尔滨傅家店设立隔离区,家家户户消毒,号召疫区人们佩戴口罩,而这种号称“伍氏罩”的口罩,也是伍连德发明的,它是用双层纱布,中间夹杂一层棉花做成的能遮住人半张脸的口罩,能有效抵御飞沫感染。现在口罩奇缺,不知“伍氏罩”是否依然适用?如果可行,纱布和棉花易得,相关企业可以加班加点做口罩。我当年在省图书馆查阅鼠疫期间出刊的哈尔滨报纸时,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趣闻和广告,有哄抬物价的不良商家,更有慷慨捐助防疫的有情有义的商人。有被鼠疫吓得精神失常的懦弱者,也有不惧感染给患者送饭的有担当的百姓。那时人们迷信生锈的钉子煮水喝,可以防治鼠疫,所以锈钉子成了金子。但最终战胜鼠疫的,还是科学。我《白雪乌鸦》有两章的小标题,就是《封城》和《口罩》。

初六我从故乡小城返回哈尔滨时,火车站是层层设防的检疫人员,由于我捂得太严实,体温检测在临界值,医务人员让我暂留,摘掉棉帽和围脖再测,结果显示正常,他们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而体温异常者均被安置到隔离区。登上列车,见所有的乘客都佩戴口罩,列车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可以说从中央到省委省政府再到地方,这次的疫情防控是决策科学,积极到位的。医疗战线的人员在一一线救死扶伤,作家们此刻能做什么?黑龙江省作协发出了对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倡议书,号召作家在积极配合防疫的同时,用我们手中的笔,书写和记录这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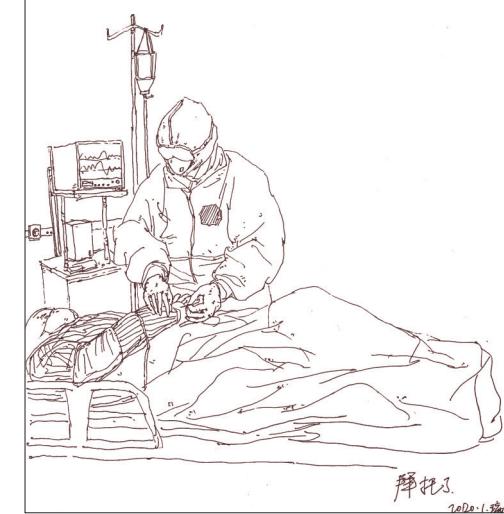
的感人时刻,动人瞬间。我们的倡议书发出仅仅几个小时,专有邮箱就收到了几十件原创投稿,他们中有九十二岁高龄的老诗人,也有在校的大学生。他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传递给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您外出佩戴口罩,就是对他和自己最大的关爱,您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就是为社会做贡献。我们向疫区武汉的每一个居家留守者致敬,同时也友善对待在外省的武汉人,当然每一个在疫情高发期出来的武汉人,因为病毒存在潜伏的有担当的百姓。那时人们迷信生锈的钉子煮水喝,可以防治鼠疫,所以锈钉子成了金子。但最终战胜鼠疫的,还是科学。我《白雪乌鸦》有两章的小标题,就是《封城》和《口罩》。

我相信病毒这条毒蛇,终究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消灭,春花依然会迎风盛开。但未来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太多,比如我们是否把野生动物看作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在山里长大,知道它们也有满含着情感潮汐的温漉漉的眼睛。我们的社会公德心该如何加强,我们对医疗的投入是否有待加大,等等等等。

因为要尽快推出与《黑龙江日报》合作的专版,所以我率先写下这篇急就的文章。待到战胜疫情,黑龙江省作协计划将这期间收到的稿件择优结集出版。如果作者们不

嫌我文章浅陋,这篇文章就做这个集子的序言,这是我在未看到发表的文章前而做的首个序言。希望作家们的文章是一声声爆竹,迎来防疫的春天。我也相信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在举国上下的围追堵截下,



已经在逃跑的路上。加油——我无比牵系的武汉,加油——我热爱的黑龙江,加油——不屈的中国!



新年愿望

□赵亚东

庄稼长高一寸,玉米再多收一担
雨水调和,江河安宁,风像蓬勃的少年
孩子们亲近五谷,举高火红的灯笼
年迈的父母面色红润,笑而不语
星夜有蛙声阵阵,晨曦中有邮差轻敲木门

染病的人们能早点回家,风清云淡
我们都有一张干净的脸。再也不用担心
病毒噬咬呼吸。狭窄的街道上
我们都能微笑着走过。人间清朗,大地洁净
阳光照亮沃土,人心唤醒万物

梨花,逆季节开放

□孙且

早已遁入黑暗的嗜血野兽
破坏掉围起的栅栏
悄然折返
人们却忽视了
逼近的
压抑在喉咙里的喘息声
和怪异的阴影
在寒冷的腊月里
像长着利齿的狂风
扫过旷野
吞噬毫无防备的生灵
雪白的梨花
不顾凛冽
逆季节开放
夜晚,远路
让无助和恐惧
在你们的怀里躲避

这是一条危险的窄路
神祇有如胆怯的旅者
而你们要在陡峭的两岸之间
搭起桥梁
甚至不惜自己的躯体
护目镜后坚定的眼神
口罩遮蔽的疲倦的脸庞
和民众的祈祷
记录在抗疫的日记里

不远的五月
原野上播种的田垄
树梢上鸣啭的歌声
装入快递
寄给绵延的记忆
接续的时间

武汉,让我来拥抱你

□徐亚娟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因为作家池莉的文学作品爱上武汉这座城市。

曾经,在我的眼里,武汉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看不懂的编钟青铜器,走不近的湖泊水系沧海桑田。听不懂的西南官话,吃不惯的麻辣鲜香。辛亥革命的枪声,鱼米之乡的富饶,九省通衢的交通,湖北佬九头鸟的传说,每一笔关于这座城市的注解都令我时而生出山高水远顶礼膜拜的隔阂。

在作家池莉的笔下我有幸重逢了这样一个武汉,令人“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的万般情愫。“在被武汉的交通与天气弄得心烦意乱时,武汉东湖的水、珞珈山的花、喻家山的绿林又会让人舒展开阔;在穿过吵吵嚷嚷的街巷脾气正要上火时,汉口江滩的风、轮渡的船、户部巷数不清的小吃,又立马抚平了心里的褶皱;偶尔路过汉阳,龟山月湖,古琴台下,一段高山流水又带人梦回春秋”。

“我与武汉的关系,是狗与狗窝的关系:无论我经常跑出去和跑多远,我都要回来;回来嗅嗅,是无比熟悉的气味,在窝里扒拉扒拉,很快就香甜入睡,连睡梦都充满写作激情。”池莉的作品就如同一幅幅武汉的风情画。武汉人深爱着这样的武汉,而我这样的异乡人也爱这样的武汉。

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这样的武汉人,那个新婚日子里因为堵车大打出手的赵胜天,那个天不亮就要去赶第一班轮渡的印家厚,那个坐在吉庆街卖鸭脖的来双杨,那个有一双金手的女医生剑辉,那个把自己熬至滴水成珠不知道该不该叫她池莉的武汉女人。是的,就是这些人,在吉庆街、在阅马场、在彭刘阳路,在武汉那些大街小巷里,每天汤汤水水,娶妻生子,耍心计、骂大街,他们努力而又坚定地生活着,他们是武汉这座城市的筋骨血脉,是这座城市的万种风情,这是烟熏火燎、码头义气、谈笑风生、风情万种的武汉。这是充满了坚定的生活信念的武汉人,这是顽强地热爱生活的武汉人。

这个大大威严的武汉,这个小小市井

的武汉,这个充满了烟火气息的武汉,是2020年春节,让全国人民心痛怜念的武汉。

这个春节,我蜗居在家里,找出来那些埋没在书堆里池莉的那些小说,那些故事里的武汉冲破了今天的阴霾重新来到了我的眼前。对不起,武汉,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不能为你做些什么,那么让我再重新去了解你吧,让我和你一起去过那些吃热干面啃鸭脖的寻常日子吧。

这个春节,我蜗居在家里,不断刷新关于武汉的信息,武汉啊,在这江汉平原有多少传奇的故事有多少英雄的足迹,今天,我们不谈三月的樱花,长江大桥下的芦苇,也不谈楚河汉街的餐厅街道,光谷风情街的欧式建筑;我们不谈悲伤,不谈爱情,今天,我们只是一起握紧拳头,把病毒赶走。

这个春节,武汉阻隔一方,疫情袭击这座城市,病毒肆虐我的兄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我和武汉这座城市这么远却又这么近,隔山隔水,我们彼此守护心手相牵。我向每一个战斗在那里的战士致敬,我为每一个平安睡去醒来的夜晚清晨祝福加油。

武汉,你定会给我一个春暖花开的清晨,中国,你定会给我一个祥和幸福的武汉。

2020年春节,我徜徉在池莉笔下的武汉,我牵挂着生病的武汉,我祝福中国的武汉。

武汉,让我在这里拥抱你。

哈尔滨距离武汉2335公里,普通旅客列车运行23小时08分,高铁列车运行12小时52分,直飞航行需要3小时45分,自驾行程29小时28分,这是2020年春节的除夕夜,我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冰城整理出来的数据,待到武汉心安体健再现万种风情时,我必舟车劳顿去拥抱我喜欢的武汉。不知不觉间,眼泪流了下来,我牵挂的武汉啊,珞珈山的樱花就要开了,东湖的绿道已经鸟语花香了,我喜欢的池莉老师,她又该讲武汉的故事了。武汉,请你一定要快一点好起来,待我远道而来,你一定会绽放最美丽的笑颜,给我最热烈的拥抱。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黑龙江日报联合推出融媒体专版

生命

生命的觉醒

与反思

□姜超



↑扫码听陈丰、曹颖朗读版《生命的觉醒与反思》

写什么样的诗才不轻浮
什么样的诗才能按住惊慌
古老的汉字沉默肃立
羞愧成诗

乙亥猪去,庚子鼠来
春日未曾迟到
而突然的蝙蝠
毒杀了安稳
新年的爆竹零星响起
还没做好欢乐准备
有疫如冠
黑云压城城欲摧

宅居旬月
口罩覆盖了每一张脸
人们开始关心地理学
以武汉为圆点
划反思生活的半径
幽居的间隙
来电:霍去病
祝愿——辛弃疾

北国之北
生命之铁壁合围
多少逆行者彻夜不眠
霹雳行动
素心施仁术
记住这个春天吧
从敬畏开始
孩子望着窗外
他和成人一样坚信——
再过不久
冰雪消融
花朵依然渐次开放

平安

□孔广钊

那天,我退掉了三张去湖北的机票,
退掉了黄鹤楼,神农架,武当山,
和东湖旁的美术馆,
我想看他们的画,
朱振庚,沈爱其,还有徐松安。

其实,我最想退掉的,
是以省会命名的肺炎,
退掉疾病,死亡和哭喊。
如果一并能退掉,
我想退掉昨天,前天,那几天。

今天的空气指数是优,
我打开窗户,放进冽冽的空气,
看看白的雪,蓝的天。

这时,孩子在纸上画着长长的线,
他已经不哭了,他说,画个风筝,飞到妈妈身边。
那天你笑着说,十年了,该痒痒了,分几天挺好,
我抱着你说,日子还浅,还有好多年。

你说,一家人出去的机会总还有,
我说,反正,孩子小时,没时间,
孩子大时,总缺钱。

现在,你在南边,我在北边,
我知道,你吃不上糊汤鱼粉,还有热干面。

其实,那时我想说很多话,
最后只说了,一定穿好防护服,戴好口罩,平安!



《等你回家》

漫画 孙作范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